

國文趣

中國圖書公司編輯印行

宣統元年己酉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編輯者

東臺繆

文文
光功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元字九十九號
中國圖書公司
電話二千九百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土地廟內
中國圖書公司
漢口黃陂街

國文趣全一冊
定價銀叁角

國文趣目次

婦人丈夫飾

人生如一樹花

晏嬰不貧

盜天

小寇杜子夏

牛醫兒

漢陽趙元叔

日近長安近

通家子弟

虞愚

君家果

知之濠上

推甕

驅逐晉聲

高陽酒徒

北郭騷

削牒

中山羊羹

綈袍故人

吳生

燃論語

梁灌楚瓜

投金瀨

江上丈人

碧紗籠詩

壓驚

雙一足

高漸離爲庸保

殺心

廣陵散

次公醒而狂

曲高和寡

黑牛生白犢

愚公移山

丈夫愛憐少子

桑雍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獻鵠

庖丁

問景

詭者言

有竊疾

河伯娶婦

三劍

贖胥靡

監謗

棘刺母猴

蚌與鷁

傾人梁棟

豫且射中魚目

待嬰以祀先人

晏子治東阿

常縱遣教

更鳴

太子友彈黃雀

燭鄒亡鳥

狂泉

小門延晏子

饑可下飯

入楚則盜

歧路又有歧

白而往黑而歸

一葉之行

市有虎

社鼠猛狗

契舟求劍

塞翁失馬

游牛山

遣賊

請無爲禮

虎與狐

至楚而北行

功狗功人

束縲請火

居廉讓間

楚王失弓

秦宓辨天

辨日

人饑人寒

袁安臥雪

彭郎者小姑壻

漱石枕流

稱象以船

張融賦海

九鼎

靈運髭

蕉覆鹿

一千一百萬

六一居士

周主人

蘇季子

糟魄

蛇足

飲食泉

網收三面

大事不糊塗

吾瘠天下肥

樂此不疲

微時故劍

鼠齧馬鞍

桐葉封弟

同根相煎

軫之楚

耕田歌

彼自咏槍

罵座

污我犢口

戰勝

曾參殺人

璞與朴

訓狐

樊通德

兩部鼓吹

紫微失卻張君房

投轄

惡賓故人

或云能飛

肥瘦

百年之壽

衣去地三寸

祝酒

耳不聽目不明

吾孰與城北徐公美

顏驕

一人譽一人毀

上下床

競病

蹇眇

瘦羊博士

角影

我無少年

土偶桃梗

徐孝克遺母

葉夢得享客

雞肋

田父擅功

馮諼

游談

疏廣娛樂

天子親家翁

嫁前令女

沾泥絮

作敲字佳

一人有半

白鳥乃蚊蚋

效子難將

陳驚座

危語

千頭木奴

通與介

蒸壺盧

趙威后問齊使

東坡生日

不才明主棄

棺與冀

無足者乘船

青氈

田駢不官

有生無死

不鞭其後

塵尾驅牛

杯中弩影

任棠

烹阿大夫

臣叔不癡

茅容供母

因鬼見帝

和氏璧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力與命

兼三子之願

糠粃在前

不貪爲寶

鑽紙

火浣布

和淵明詩

耳視而目聽

不若正之不足

龜息

襖破

春夢婆

孟嘗君封武城

有意爲臣伯樂乎

南遷幾箇回

斥仙人

治忘

高棚

君房素癡

右相馳譽丹青

不愛丈夫子

不如季成子

無宅起樓臺相公

一家哭一路哭

扳公肋

伏獵侍郎

王生襪

犯蹕罰金

翟公署門

撞郎

赭汚偷者衣

納租足放否

滓穢太清

鬼揶揄

晏子之御

子賤癰

掣肘

疆項令

陽橋

摸鐘

拷羊皮

濫竽

持蘆

一酒一水

儲水

國文趣

婦人丈夫
飾

人生如一
樹花

齊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晏子范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梁書范縝傳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

晏嬰不貧

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晏子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列子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

盜天

小冠杜子夏

牛醫兒

漢陽趙元叔

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漢書杜欽傳

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後漢書黃憲傳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廊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後漢書趙壹傳

晉明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

日近長安
近

通家子弟

虞愚

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晉書明帝紀。

孔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數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後漢書孔融傳。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虞寄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

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世說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

灞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緜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李肇國史補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

驅逐音聲

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史記孟荀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散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高陽酒徒

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將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史記朱建傳

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搢蒲葦。織屨履。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晏子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

中山羊羹

中山羊羹

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之。不敢以爲言。戰國策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飧臣。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不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戰國策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